



MINGZHUBACKU
hijiewenxue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基督山恩仇记

JI DU SHAN EN CHOU JI

XUE SHENG

KE WAI

D V W V

阅

读本书，对我们

认识这些历史人物，拓展
知识，了解人类文明的发
展，都是有所裨益和启发。



陕西旅游出版社



儒勒·凡尔纳《海底两万里》

儒勒·凡尔纳《神秘岛》

基度山恩仇记

原著： [法] 大仲马

改写： 江云



(陕)新登字 012 号

责任编辑：李晓娟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基度山恩仇记

原 著：[法] 大仲马

改 写：江 云

出版发行：陕西旅游出版社（西安市长安北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印 刷：武汉兴旺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04 年 11 月第 2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10000

开 本：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120

字 数：2400 千字

书 号：ISBN7-5418-1179-3/I · 322

定 价：160.00 元（共十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一位哲人说过：世界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以他们伟大的理想、创造和发明来丰富我们的人类生活，推动世界历史前进，不能说与他们在童年所听到的以及在他们最易接受外界印象的少年时代所读的那些经典名著无关。

诚然，在灿若星空的世界文化宝库中，每一部经典的文学名著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都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它就像一把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把蒙昧中的孩子解脱出来，让他们在知识的圣殿里尽情地摄取营养来滋补自己的心田。青少年是祖国的希望，是人类的未来。我们时刻关注着他们的成长，这套《世界文学名著宝库》丛书，是我们从其中精选出来的经典，并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经过精心地改写而成，以飨正在渴求知识的青少年朋友。

本套丛书的内容都是根据青少年幻想、求知、探索欲望强的特点选编的，是小读者们正需要去读，也喜欢去读的。这些名著中，一个个耳熟能详的故事，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情节，一个个丰满逼真的人物形象正吸引着我们去读或者反复品味。《鲁滨逊漂流记》、《汤姆·索亚历险记》、《雾都孤儿》、《苦儿流浪记》、《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福尔摩斯探案选集》、《基度山恩仇记》、《尼尔斯骑鹅历险记》，其中新鲜、惊险、刺激的情节会让你们大开眼界！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战争与和平》在培养青少年正确的



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将是无可替代的读物。

我们在编辑这套丛书时，做到了内容丰富、知识面广、趣味性强，让你在轻松愉快中学到知识。

青少年朋友们，我们期望这套丛书能成为增长你的知识、开拓你视野的经典读物。我们也深信，它一定会是提高你们综合素质不可或缺的珍藏精品。

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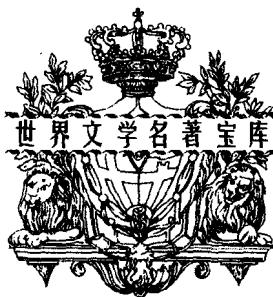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章 “法老号”驶进	1
第二章 给父亲一个惊喜	10
第三章 和美塞苔丝在一起	17
第四章 押运员暗里策划	26
第五章 婚宴不欢而散	31
第六章 代理检察官	40
第七章 打入伊夫堡地牢	49
第八章 准备越狱时的神甫	54
第九章 狱中的患难之交	62
第十章 囚禁生活中的儿子	74
第十一章 逃离虎口去寻宝	79
第十二章 梅兰巷的怪客	90
第十三章 昔日邻居忆往事	98
第十四章 英国人与监狱长	105
第十五章 恩人喜得回报	109
第十六章 阿尔贝不忘救命恩	119
第十七章 巴黎之行	127
第十八章 海尔达路府邸	133
第十九章 贝尔图乔的心思	141
第二十章 活财神与银行家	149
第二十一章 送还两匹马	158
第二十二章 维尔福登门致谢	165



第二十三章 莫雷尔家的天使	171
第二十四章 他们不是真父子	178
第二十五章 老维尔福的遗嘱	186
第二十六章 来自急报站的信息	195
第二十七章 东方式的晚宴	201
第二十八章 揭穿多年的秘密	211
第二十九章 女儿婚事另有打算	219
第三十章 荒唐往事似幽灵	226
第三十一章 相约周末舞会	233
第三十五章 同葬家族墓室	241
第三十三章 海黛幼年的伤心事	249
第三十四章 他不是面包师	259
第三十五章 盗贼死于同伙	266
第三十六章 让阿尔贝发疯的消息	277
第三十七章 被告席上的马尔塞夫	284
第三十八章 故意挑起争端	291
第三十九章 登门祈求	300
第四十章 惊诧事发决斗前	308
第四十一章 中将的自杀	317
第四十二章 土伦监狱里的逃犯	326
第四十三章 接受审判	334
第四十四章 与美塞苔丝话别	347
第四十五章 把他放了	356
第四十五章 扬帆远去	368



第一章 “法老号”驶进

1815年2月24日。瞭望塔上的瞭望者发出信号：三桅大帆船“法老号”经过3个多月的航行，现在就要抵达马赛港。

法国商船“法老号”是从士麦拿出发经过的里雅斯特和那不勒斯来的。立刻一位领港员被派出去，绕过伊夫堡，在摩琴海岬和里翁岛之间登上了船。

圣·琪安海岛的平台上即刻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在马赛，一艘大船的进港终究是一件大事，尤其是像法老号这样的大船，船主是本地人，船又是在佛喜造船厂里建造装配的，因而就特别引人注目。

法老号渐渐驶近了，它已顺利通过了卡拉沙林岛和杰罗斯岛之间由几次火山爆发所造成的海峡，绕过波米琪岛，驶近了港口。尽管船上扯起了三张主桅帆，一张大三角帆和一张后桅帆，但它驶得非常缓慢，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以致岸上那些看热闹的人本能地预感到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了，于是互相探问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不过那些航海行家们一眼就看出，假如的确



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情的话，那一定与船的本身无关。因为从各方面来看，它并无丝毫失去操纵的迹象。领港员正在驾驶着动作敏捷的法老号通过马赛港狭窄的甬道进口。在领港员的旁边，有一青年正在动作敏捷地打着手势，他那敏锐的眼光注视着船的每一个动作，并重复领港员的每一个命令。

这时，在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人再也按捺不住了。不等大船进港，他就跳进一艘小驳船，靠了过去。

那大船上的年轻人见此情形，手执海员帽来到船舷边。这年轻人约 20 岁上下，身材颀长，头发乌黑，两眼炯炯有神，看上去镇定而坚毅，是一个自幼便习惯与风浪搏斗的人。

“喂，是你吗？唐太斯，”小驳船上的那人大声喊道，“出什么事了？怎么满船的忧伤？”

“巨大的不幸，莫雷尔先生！”那年轻人回答，“在韦基亚附近我们失去了我们的船长莱克勒。”

“那货呢？”船主急切地询问。

“货完好无损，莫雷尔先生。但是可怜的莱克船长……”

“怎么回事呢？”那船主显然已松了一口气。

“他得了脑膜炎，临终时痛苦极了。”说着，他又转身朝海员们喊道：

“注意了，准备抛锚！”

全体船员立刻按命令行动起来。船上一共有八个到十个海员，他们有的奔到大帆的索子那里，有的奔到三角帆和主帆的索子那里，有的则去控制转帆索和卷帆索。那青年水手四下环视了一下，看到他的命令已被迅速准确地执行，便又转过脸去对着船主。

“这件不幸的事是怎么发生的？”船主先等了一会儿便又重新拾起话题。

“唉，先生！完全是始料不到的事。在离开那不勒斯以前，莱克勒船长曾和那不勒斯港督交谈了很久。开船的时候，他就觉得



头极不舒服。24个小时后，他就开始发烧，三天后就死了。我们按惯例海葬了他，想来他也可以安心长眠了。我们把他端端正正地缝裹在吊床里，头脚处放了两块各36磅重的铅块，就在艾尔及里奥岛外把他海葬了。我们把他的佩剑和十字荣誉勋章带了回来准备交给他的太太做纪念。船长这一生总算没虚度了。青年的脸上露出一个忧郁的微笑，又说，“他和英国人打仗打了十年，到头来仍能像常人那样死在床上。”

“爱德蒙，”船主用宽慰的口吻说，“到头来我们大家都得死，老的必须让位给新的。这就是发展。你说我船上的货物……”

“货物完好无损，先生，我敢说，这一船货至少能赚25000法郎。上船来吧。”唐太斯理解船主的心情，“您的押运员腾格拉斯已走出船舱，别的情况由他来告诉您。我还得去照看着下锚，降旗致哀。”

船主没再说什么便立即抓住了唐太斯抛给他的一条绳子，以水手般敏捷的动作爬上船边的舷梯，那青年去执行他的任务了，把船主和那个他称为腾格拉斯的人留在了一起。腾格拉斯现在正向船主走来。他约莫有二十五六岁，天生一副对上谄媚对下轻视无礼，不讨人喜欢的面孔。他在船上担任押运员，本来就惹水手们讨厌，他个人的一些作派也是惹人讨厌的一个因素，船员都憎恶他，却很爱戴爱德蒙·唐太斯。

“莫雷尔先生，”腾格拉斯说，“你听说我们所遭到的不幸了吧？”

“唉，是的！可怜的莱克勒船长！他的确是一个勇敢而又诚实的人！”

“而且也是一名一流的海员，是在大海与蓝天之间度过一生的——是负责莫雷尔父子公司这种重要的公司的最合适的人才。”腾格拉斯回答。

“可是，”船主一边说，一边把眼光盯在了正在指挥抛锚的唐太斯身上，“在我看来，腾格拉斯，一个水手要干得很内行，实



在也不必像你所说的那样的老海员才行，因为你看，我们这位朋友爱德蒙，不需任何人的指示，似乎也干得很不错，完全可以称职了。”

“是的，”腾格拉斯向爱德蒙扫了一眼，露出仇恨的目光说，“是的，他很年轻，而年轻人总是自视甚高的，船长刚去世，他就跟谁也不商量一下，竟自做主张地独揽指挥权，对下面发号施令起来，而且还在厄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没有直航返回马赛。”

“说到他执掌这只船的指挥权，”莫雷尔说道，“他既然是船上大副，这就应该是他的职责。至于在厄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的事儿，是他的错，除非这只船有什么故障。”

“这只船是像你我的身体一样，毫无毛病，莫雷尔先生，那一天半的时间完全是浪费——只是因为他要到岸上玩玩，别无他事。”

“唐太斯！”船主转过身去喊青年，“到这儿来！”

“等一下，先生，”唐太斯回答，“我就来。”然后他对船员喊道，“抛锚！”

锚立刻抛下去了，铁链哗啦啦一阵响声过去。虽有领港员在场，唐太斯仍然恪尽职守，直到这项工作完成，才喊“降旗，把旗降在旗杆半中央，把公司的旗也降一半致哀。”“看，”腾格拉斯说，“他简直已自命为船长啦。”

“嗯，事实上，他已经的确是了。”船主说。

“不错，就缺你和你的合伙人签字批准了，摩斯尔先生。”

“那倒不难。”船主说，“不错，他很年轻，但依我看，他似乎可以说已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海员了。”

腾格拉斯的眉际掠过一片阴云。

“对不起，莫雷尔先生，”唐太斯走过来说，“船现在已经停妥，我可以听您的吩咐了。刚才是您在叫我吗？”

腾格拉斯往后退了几步。



“我想问问为什么在厄尔巴岛停留？”

“我也不知道，这是船长的临终嘱咐。他要我把一个小包转交给贝特朗元帅。”

“那你见到他了吗？爱德蒙。”

“见到了。”

莫雷尔环视了一下四周，将唐太斯拉到一旁。

“你也见到皇上？”

“见到了。”

“你跟他说话了吗？”

“我走进元帅的房间，是他先跟我打招呼。”唐太斯微笑着说。

“他对你讲了些什么？”

“问了我一些关于船的事——什么时候启航开回马赛，从哪儿来，船装了些什么货。我敢说，假如船上没有装货，而我又是船主的话，他会把船买下来的。但我告诉他，我只是大副，船是莫雷尔父公司的。‘哦，哦！’他说，‘我了解他们！莫雷尔这个家族的人世世代代都当船主。当我驻守在瓦朗斯的时候，我那个团里面也有一个姓莫雷尔的人。’”

“太对了！一点不错！”船主非常高兴地喊道。“那是我的叔叔波立卡·莫雷尔，他后来被提升到上尉。唐太斯，你一定要去告诉我叔叔，说陛下还记得他，你将看到那个老兵，被感动得掉眼泪的。好了，好了！”他慈爱地拍拍爱德蒙的肩膀继续说，“你做得很对，唐太斯，你是应该执行莱克勒船长的命令在厄尔巴岛靠一下岸的——但是如果你曾带一包东西给元帅，并还同陛下讲过话的事被人知道的话，那你就会受连累的。”“我怎么会受连累呢？”唐太斯问。“我连带去的是什么东西根本都不知道，而陛下所问及的，又是一般的人所常问的那些普通问题。哦，对不起，海关关员和卫生部的检查员来了。”说完那青年人就向舷门那儿走过去了。



年轻人刚走，腾格拉斯凑上来：

“怎么样，看来他向您陈述了正当的理由吧？”

“是呀，很充分的理由，亲爱的腾格拉斯先生。”

“哦！那他有没有把一封信交给您？”

“没有哇！怎么，有一封信吗？你怎么知道的呢？”

腾格拉斯的脸一下红了：

“我碰巧从船长室门前经过，门正开着，我看见船长把信和小包一起交给了唐太斯。”

“他没有对我提到这件事，”船主说，“但是如果有信，他一定会交给我的。”

腾格拉斯想了一会儿。“这样的话，莫雷尔先生，请你，”他说，“有关这事，请你别再去问唐太斯了，或许是我弄错了。”

这时，那青年人回来了，腾格拉斯便乘机溜走了。

“喂，我亲爱的唐太斯，你现在没事了吗？”船主问。

“没事了，先生。”

“你回来的挺快呀。”

“是的。我拿了一份我们的进港证给了海关关员，其余的证件，我已交给了领港员，他们已派人和他同去了。”

“那么你在这儿的事都做完了是吗？”

唐太斯向四周看了一眼。

“没事了现在一切都安排妥了。”

“那么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共进晚餐吗？”

“请你原谅，莫雷尔先生。我得先去看看我父亲。但对你的盛情我还是非常感激的。”

“没错，唐太斯，真是这样，我早就知道你是一个好儿子。”

“嗯”唐太斯犹豫了一下问道：“你知道我父亲的近况吗？”

“我相信他很好，我亲爱的爱德蒙，不过最近我没见到他。”

“是啊，他老爱把自己关在他那个小屋里。”



“但那至少可以说明，当你不在的时候，他的日子还过得去。”

唐太斯微笑了一下。“我父亲是很要强的，很要面子，先生。即便是他饿肚子没饭吃了，恐怕除了上帝以外，他不会向任何人去乞讨的。”

“那么好吧，你先去看你的父亲吧，我们等着你。”

“我恐怕还得再请你原谅，莫雷尔先生，——因为我看过父亲以后，我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要去一下。”

“真是的，唐太斯，我怎么给忘记了，在迦太罗尼亚人那里，还有一个人也像你父亲一样在焦急地期待着你呢，——那可爱的美塞苔丝。”

唐太斯脸上泛起红晕，笑了。

“哈哈！”船主说，“难怪她到我这儿来了三次，打听法老号有什么消息没有呢。嘻嘻！爱德蒙，你的这位小情妇可真漂亮啊！”“她不是我的情妇，”青年水手神色庄重严肃地说，“她是我的未婚妻。”

“有时两者是一回事。”莫雷尔微笑着说。

“我们俩可不是这样的，先生。”唐太斯回答。

“得了，得了，我亲爱的爱德蒙，”船主又说，“我不耽搁你了。我的事你办得很出色，我也应该让你有充分的时间去痛快地办一下自己的事了。你要钱用吗？”

“不，先生，我的报酬还都在这儿，——差不多有三个月的薪水呢。”

“你真是一个守规矩的小伙子，爱德蒙。”

“我还有一位可怜的父亲呢，先生。”

“不错，不错，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儿子。”

“那么我可以走了吗，先生？”

“走吧，假如你再没有什么事要跟我说的话。”

“没有了。”



“好了，好了，我就不留你了。”船主说，“快去看你父亲吧。顺便问一下，莱克勒船长临终时，有没有托你转交一封信？”

“莫雷尔先生，船长他当时已经不能写字了。您这一问，使我想起，我打算向您请假两周。”

“要办喜事吗？”

“对，办喜事，然后去一趟巴黎。”

“行啊，唐太斯，你知道，卸货需要差不多六星期，三个月之内是开不了船的。但是，三个月之后我希望你能回来。这‘法老’号，”船主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也不能没有船长啊。”

唐太斯眼里闪出激动的光芒：“您说这话可是当真？先生，您正好触到了我内心深处的一个秘密：您真愿意我做‘法老’号的船长吗？”

“如果我一人说了算，我现在就会握住你的手说：‘唐太斯，就这么定了。’但是，你知道我还有合伙人。意大利人说：‘有个合伙人，就等于有个老板。’不过，你放心，我会为你争得那一票。”

“啊，莫雷尔先生，”青年水手的眼睛里含着泪水，紧握住船主的手喊道——“莫雷尔先生，我代表我父亲和美塞苔丝谢谢你了。”

“好了，好了，爱德蒙，别提了，上天保佑好心人！快到你父亲那儿去吧，快去看看美塞苔丝吧，然后再回到我这儿来。”

“我把您送上岸好吗？”

“不用了，谢谢你。我还得留下来和腾格拉斯核对一下账目。你在这次航行里对他还满意吗？”

“那得看您这个问题是指哪一方面了，先生。假如您的意思是问，他是不是一个好伙计？那么我要说不是，因为自从那次我傻里傻气地和他吵了一次架以后，我曾向他提议在基督山岛上停留十分钟以消除不愉快，我想他从那以后开始讨厌我了——那次的事我本来就不该提那个建议，而他拒绝我也是很对的。假如你



的问题是指他做押运员是否称职，那我就说他是无可挑剔的，对他的工作你会满意的。”

“但你要告诉我，唐太斯，假如由你来负责法老号，你愿意把腾格拉斯留在船上吗？”

“莫雷尔先生，”唐太斯回答道，“无论我做船长也好，做大副也好，凡是那些能获得我们船主信任的人，我对他们总是极尊重的。”

“好，好，唐太斯！我看你在各个方面都是好样的。别让我再耽误你了，快去吧，我看你已有些急不可耐啦。”“那么我可以走了吗？”

“快走吧。我已经说过了。”

“我可以借用一下您的小艇吗？”

“当然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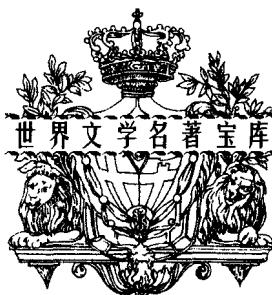
“那么，莫雷尔先生，再会吧。再一次多谢啦！”

“我希望不久能再看到你，我亲爱的爱德蒙。祝你好运！”

青年水手跳上了小艇，坐在船尾，吩咐朝卡纳比埃尔街划去。两个水手即刻划动起来，小船就飞快地在那从港口直到奥尔兰码头的千百只帆船中间穿梭过去。

船主微笑着目送着他，直到他上了岸，消失在卡纳比埃尔街上的人流里。这条街从清晨五点钟直到晚上九点钟都拥挤着川流不息的人群。卡纳比埃尔街是马赛最有名的街道，马赛的居民很以它为自豪，他们甚至煞有其事地庄重地宣称：“假如巴黎也有一条卡纳比埃尔街，那巴黎就可称为小马赛了。”

船主微笑着目送唐太斯远去，直到他隐没在坎尼贝尔大街的行人里。这时，他转身发现腾格拉斯正站在他的背后，同样地在凝望着唐太斯远去的方向，只是那眼中的神情和含义却大为不同。



第二章 给父亲一个惊喜

唐太斯横过了卡纳比埃尔街，顺着诺埃尹街转入梅兰巷，走进了靠左边的一家小房子里。他在黑暗的楼梯上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按在他那狂跳的心上，急急地奔上了四层楼梯。他在一扇半开半掩的门前停了下来，那半开的门里是一个小房间。

唐太斯的父亲就住在这个房间里。法老号到港的消息老人还不知道。这时他正踩在一张椅子上，用颤抖的手指在窗口绑扎牵牛花和萎草花，想编成一个花棚。突然他觉得一只手臂拦腰抱住了他，随即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喊起来，“父亲！亲爱的父亲！”

老人禁不住叫了一声，脸色惨白，倒在了扑过来的儿子的怀里。

“您怎么啦？父亲，生病了吗？”儿子不安地问。

“我没有病，亲爱的爱德蒙，我的儿子，我的孩子，猛一见到你回来，我可高兴死了！”

“父亲，人们都说喜事不会伤人身体的，我也想给您一个惊喜。您看，我又回来了。我们能不快活吗？”

“孩子，我们要过快活的日子，我们要过快活的日子，”老人